

民国通俗小说研究资料
魏绍昌 主编

人间地狱

娑婆生 著
包天笑 续

中

华岳文艺出版社

魏绍昌 主编

人间地狱

娑婆生 著

包天笑 续

中



化丘立井出版社

第二十七回

舞罢弓鞋未醒妾梦 抛残电泪莫挽郎心

话说黎宛亭到清台旅馆去访雪红仙馆，无意碰见了翠冰老九，不觉暗暗心许。正在出神之际，门外走进三四个警士模样人，翠冰老九从不曾见过这雄赳赳气昂昂的兵士进房来，见他来的突兀，便慌做一团躲到帐子里去。雪红仙馆算有些镇静功夫，缩在宛亭的身后。宛亭一瞧来的是警察，心上便明白了。便先打半官派的官腔，开口向那警士道：“你们是来查夜的吗？”那警士见宛亭器宇轩昂语言凝重，晓得有些来历不敢怠慢忙道：“正是。”宛亭遂从怀里掏出一张有官衔的名片来，交给警察道：“你带去给你们署长请请安，这里是上海的两位香客，是我认识的。可以用不着多走了。”那警察战兢兢的接了片子，弯着腰答应了两声，带着同来的人退了出去，当着宛亭的面还不敢瞧宛亭的名片，只等走到门外方才向电灯底下照了一照，忙收到袋内，又顺着号头查第二间房间去了。这里翠冰老九等警士走了以后，方慢慢的从帐子里钻出来，闭了一闭眼睛，用手轻轻地拍了两拍胸口道：“真吓熬我哉。”黎宛亭瞧着她那副娇怯不胜的样子，格外起了我见犹怜的感想。遂也顾不了多少，忙走过握着翠

冰老九的手问道：“九小姐你的胆子也太小了，不要吓，不要吓。”老九轻启星眸的向宛亭溜了一溜道：“今朝要不是你，真糟了。我见了这班强凶霸道的人，吓也吓坏了，那里还敢和他们说话。”宛亭道：“其实也不要紧，他们进来查也不过问问而已，很客气的。不过有人招呼了一声，省得噜苏了。”雪红仙馆道：“我是不怕的。”那老九带来的小大姐插嘴道：“三小姐也吓得藏到四少背后去了。”雪红仙馆也笑了。黎宛亭道：“早知如此，老三既不怕，我该叫警察将你带了去的。”雪红仙馆道：“我也不犯法，你叫警察带我去，亏你有良心说出这话来。”说罢也一样的斜着眼梢向宛亭一溜。如在从前宛亭见她流波送盼也觉可人，但是如今眼前有了翠冰老九作比较，觉得雪红仙馆啼笑皆非，不觉有些厌恶的意思。可怜雪红仙馆还睡在鼓里不觉得呢！这一夜一直谈到一点钟敲过。依翠冰老九的心思，恨不得宛亭也住在清台旅馆陪她们作竟夕之谈以消长夜。无如宛亭素有惧内之癖，在杭州属于他夫人直接管辖之下。一过了一点钟他那身体的自由便受了限制，应该受夫人的处理。虽有中华民国的约法，那效力也达不到闺阁以内保护宛亭的自由。所以宛亭急急忙忙地回去，雪红仙馆是知道底细也不强留，翠冰老九却颇觉快快呢。接着第二天，翠冰老九和雪红仙馆一早起来，便坐了藤轿往山里各庙烧香，直至天黑才回。黎宛亭总候吃过晚饭，便逛到清台旅馆来啁啁情话。表面上是来陪雪红仙馆替她解厌气，骨子里头很有些迷恋翠冰老九。翠冰老九是何等人物，那有不领觉的道理。言语挑逗眉目传情自不必说。老九等白天烧了四天的香，黎宛亭便陪了四个半夜，老九和宛亭格外的亲密。不过宛亭当着雪红仙馆的面对老九

说不出我喜欢你，我不喜欢雪老三了这句话。可是心心相印相喻无言了。等老九烧香事毕，依着雪红仙馆的意思打算就动身回上海去。宛亭再三挽留道：“你们在生意上难得借着烧香机会来杭州一趟，自然应该正事做毕游玩几天。你们忙着什么去天竺、灵隐寺拜菩萨我不便奉陪，如今既拜过了菩萨何必如此急急回去！我想明天邀你们在湖上痛痛快地逛几天。”雪红仙馆掐指一算道：“我们连出来的那一天算已经五天了，顶多再耽搁一天动身，再耽搁一天已经一礼拜了。别样不打紧，上海生意上叫那小把戏代出局，客人一定不高兴的。”黎宛亭笑道：“你为菩萨面上就是少掉几户客人，菩萨一定也要替你补上的，决不会叫你蚀本。”雪红仙馆啐了一口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菩萨还管我们生意不生意的事体吗？”黎宛亭笑道：“你既不为求生意发达，来烧香干什么？”雪红仙馆叹口气道：“今生受苦，修修来世罢了。”黎宛亭道：“来世的事更是渺茫了。”接着同翠冰老九道：“她的烧香是求的来世，老九你呢？”老九道：“我也不敢求来世，我只修修下半世罢了。”宛亭笑道：“你的下半世还愁没有好日脚吗？像你这样漂亮的面孔就是修来的，一年半载碰到一户好客人将你讨了转出，怕不是俗语说的一品夫人吗？”老九道：“四少爷不要钝我们这种人，还配做一品夫人吗？今生不想了。就是我要想做一品夫人，也没这一品老爷肯来讨我。”宛亭道：“倘如我要讨你回去做一品夫人，你肯吗？”老九笑迷迷地道：“四少爷你越说越不对，简直和我穷开心。你四少爷岂肯要我这种蹩脚人，拿你四少爷的台全要坍完了。”说到这里眼色往雪红仙馆一瞥道：“一品夫人在这呢！那里挨得着我！”雪红仙馆道：“当不起，

要折煞我了。四少爷真正的一品夫人端端正正坐在公馆里呢！你也挨不着，我也轮不到。”宛亭听了他二人的话晓得老九是言外有意，雪红仙馆不过随话答话，心中真觉乐不可支。这一天晚上宛亭格外用全力和老九兜搭，搏其欢心。次日宛亭做了主人，雇了一只铜栏瓜艇请老九、雪红仙馆逛了一天的西湖。老九等带来的两个小大姐自然陪同。一舟佳丽荡漾中流，宛亭左顾右盼好生得意。过了一天雪红仙馆执意要回上海去了，老九到是无可无不可的，黎宛亭仍欲坚留。翠冰老九笑道：“四少既然掉不落老三，何不一同送我们到上海去逛几天。一层路上有伴也不寂寞，像来的时候碰着程大少，车上谈谈便不知不觉的到了。二层我在杭州叨扰了四少许多，到上海去我也应该请还你。”说罢望宛亭默默含情地一笑。黎宛亭被他提醒了，晓得无论如何在杭州总有许多碍手碍脚的地方，自然是上海便当得多。当下便决定了送她们赴沪，翠、雪两人闻之大喜。宛亭趁雪红仙馆不在面前的时候，偷偷地问翠冰老九道：“老九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你说到上海要请还我，不知道你怎样的请我？”老九微笑道：“随便你，你要我怎样请呢？”黎宛亭道：“我要的，你未必肯请。”老九面上微微一红，假意道：“你要什么？”宛亭道：“不要假痴假呆……”正说到这里雪红仙馆来了，便打断两人话头。依着黎宛亭的心思，恨不得一脚踏出杭州的清台旅馆，一脚就踏进上海的一苹香，撇掉了雪红仙馆，和翠冰老九两个人谈个痛快方始适意。无如办不到，只得按着程序收拾行李，一行人众到车站静候买票登车。黎宛亭先回家一转，也不知在夫人面前临时撒下什么弥天大谎，说：“有要紧的事赶到上海。”匆匆地带了些银钱提了皮包往车站而来。不

必说，翠雪两人以及小大姐的车票全是宛亭包办了。上一次小大姐坐上三等车隔离头等车太远，翠雪两人呼唤不灵。这一次宛亭特为小大姐买了二等车票以便呼唤，翠冰老九再三称谢。雪红仙馆颇觉得意，以为宛亭如此优待全是因为自己的交情关系，面上非常光彩。其实宛亭何尝为的是她。到了上海，翠雪两人带小大姐各归香巢。临走的时候雪红仙馆意欲叫宛亭不必住旅馆，一同提着皮包住在她的院中。宛亭道：“那不好。”雪红仙馆道：“有什么不好？”宛亭道：“恐怕两有不便。”雪红仙馆鼻子里哼了一声道：“我到没什么不便，只恐怕你有不便罢了。”宛亭贼人心虚也不敢多辩，支吾着过去说明还是住在一苹香，少时夜间再来寻你。”雪红仙馆道：“你一定要来，不要又是搭讪头。”宛亭点头应命。翠冰老九和宛亭淡淡的道：“四少，我们只好明天见了。”宛亭恐怕他误会今天要到雪红仙馆那里去，故意发此酸音。但是也不便说明与雪红仙馆的约会是真的，心中甚是着急也只得含糊答应着，极力用眉眼来表情。当时车站人多声杂匆匆各散，也不知道翠冰老九领悟没有。如今且按下翠雪两人回院不提。且说黎宛亭下了车先到一苹香开了一间房间安顿停当以后，急急忙忙打了电话约柯莲荪、姚啸秋两人到岭南楼番菜馆吃饭。黎宛亭到了岭南楼不多片刻，柯、姚二人也应召而来。莲荪啸秋很诧异宛亭何以突如其来，如飞将军从天而降。为什么不先通知我们？黎宛亭笑道：“事起仓猝，来不及预告了。”莲荪忙问：“有什么急事？”黎宛亭笑了一笑道：“雪红仙馆和翠冰老九到杭州烧香，临走的时候我硬被她们拉来了，事体是一点事体都没有。”莲荪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啸秋道：“我进门一瞧宛亭的色气满面喜

气融融，决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。”宛亭一面笑笑道：“你到是一个善观气色的能手。”一面却取过局票提笔在手要往下写，嘯秋道：“你先替莲荪写上秋波吧，他们俩渐渐儿有些要结不解之缘了。”宛亭道：“怎么莲荪和秋波发生了什么关系吗？”莲荪忙道：“你别听嘯秋的话。”姚嘯秋道：“关系呢目前是没有，不过这没关系的关系，比有关系的关系还要难解难分。你是有许多时候没到上海，自然不接头。停一歇秋波来了，你瞧他们俩的那个样子，就晓得我的话不是谣言了。”莲荪含笑不言。宛亭写好了秋波又替嘯秋叫了菊香，宛亭自己却叫了翠冰老九。嘯秋道：“喂！为什么不叫雪红仙馆？”宛亭微笑道：“我想换换口胃。”莲荪道：“我替你捏一把汗，倘然给雪红仙馆晓得一定不答应。”宛亭道：“因此对她暂且秘密着，所以叫了冰便不叫雪。”说罢已将局票发出。嘯秋问宛亭道：“翠冰老九你从前认识吗？”宛亭道：“不认识，还是这一次到杭州由雪红仙馆介绍的呢！”嘯秋道：“原来还是老三引鬼上门，万一被老三知道格外要气煞了。”莲荪道：“按到情理，老九若顾到雪红仙馆的交情面子，接到这局票是不来的，究竟非法轧察人说出来要难逃清议的。”姚嘯秋道：“莲荪你也真迂了，清议两字现在还成一个名词吗？早已没人讲了，何况堂子里。至于老九我是深知道的，大马路香粉弄是她的发详之地。”黎宛亭接着道：“怎么老九做过野鸡吗？”嘯秋还未回答，门外早走进一个风骚绝世的翠冰老九，笑吟吟地望宛亭一望随即走过来坐在宛亭身后，低低地对宛亭道：“雪老三可曾叫？”宛亭摇摇头道：“没有叫，从今以后我只叫你了。”翠冰老九道：“弗好格，老三知道了一定要和我相骂

了。虽然一个先生不做一个客人，一个客人不做一个先生。大家叫叫原没什么要紧，不过老三向来和我总算要好的很，心上究竟有些过意不去。我瞧你还是叫叫她的好，老朋友你也不可这样轻轻地丢掉。况且老三实在比我好，别的不必说，第一样皮肤就比我白的多，象我这样只好做印度阿三家主婆。”黎宛亭趋势一把握着老九的手腕，鼻子里哼出一声怪腔，口里叽哩咕噜道：“我情愿做印度阿三了。”引得老九也笑了，敲了宛亭一下肩膀道：“象啥样式！”柯姚两人见他们两人都唧唧啾啾的样子也自一旁微笑，晓得宛亭给老九迷上了。接着秋波菊香先后皆到。莲荪、啸秋各有专责分头敷衍，也没留神翠冰老九和宛亭又有些什么趣谈。就是宛亭也不暇注意到秋波和莲荪的密切态度，须臾席终各散。第二天便是宛亭在翠冰老九那里请客，当然也有柯姚诸人在座。莲荪和啸秋接着请客票，约会好了晚间一齐赴约。途中莲荪对啸秋道：“宛亭的进行到很快呢！他真不愧为一个进步党党员了。”啸秋道：“男女之间热的时候，赴汤蹈火有所不辞，何况其它。”到了翠冰老九那里已是高朋满座丝竹杂陈。这一天宛亭并不请客碰和，大都客人全是买票主义客到入座。所以随到随吃，随吃随散，也很热闹。翠冰老九这日专门张罗非常起劲，有几处生客堂唱自己便不去，只叫小阿囡去代表，和黎宛亭真是形影相依。姚啸秋暗地里对柯莲荪道：“老九和宛亭这般样子真正做得出，不要说是雪红仙馆老三瞧见了要动气，连我瞧了也要替老三抱不平。”宛亭见他们说话也走过来，柯莲荪问宛亭道：“今天你这样大请客老三难免不知道，问罪之师就在目前了。”正说之间老九的小大姐来找宛亭说有电话，宛亭

忙走过去听。那边打来的是一个女人声音，问宛亭道：“你可是姓黎？可是黎四少？”宛亭耳朵最灵，听得清楚那声音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旧欢雪红仙馆。宛亭暗暗叫苦，怎么会给她知道？一时遂呆立在电话机间涨红了脸说不出话来。那边雪红仙馆又接着问：“你可是黎四少——”宛亭情急智生，忙搁下听筒叫小大姐回答，就说这里没有姓黎的，小大姐答应着照样回答。雪红仙馆一定说有的，小大姐问宛亭道：“她说一定有的。”宛亭摇摇手道：“挂上听筒，不去理她便了。”小大姐便依着宛亭的话照办。宛亭晓得这不过一时遮掩之计，少时万一雪红仙馆寻上门来封门捉住，我虽然不怕她什么，害得老九因此生气反为不美。一看生客已陆续散出，只剩柯姚二人。打定主意三十六着走为上着，遂急忙穿上马褂和莲荪嘯秋略述原委，拉着二人就走。临行的时候附耳向老九如此这般地说了几句，老九含笑点头。宛亭等出得门来急急穿出弄外，嘯秋不禁哑然失笑道：“与我们毫无关系，害得我和莲荪也忙忙若丧家之犬，真是可笑。”莲荪问宛亭道：“我们这时候还是到一苹香去小坐片刻，吃口白兰地压压惊吧。”宛亭道：“一苹香去不得，去不得，雪老三也找得到的。我另外有一个秘密所在，我们同去吧。”说罢遂引柯姚二人直向大马路东方旅馆而来。原来黎宛亭将一苹香做了一个大本营，东方旅馆却另外开了一间第十九号房间做临时机关部，避人耳目。旅客板上却写的是广东人侯怡礼。嘯秋道：“我早已猜着你一定别有窟穴。”宛亭笑而不言。大家谈笑一回，柯姚二人说尚有事稍迟再来，宛亭也不坚留。莲荪和嘯秋一路坐着电梯一路说道：“大概宛亭今天好事将成了。”嘯秋道：“那不消说得。”莲荪道：“我们夜间再

来看他，如何？” 啸秋道：“也好。” 当时分头各散。到了夜间一点敲过，啸秋报馆里公事既毕便打了一个电话到秋波家里，约了莲荪再去访宛亭。两人上得楼来，只见东方旅馆里旅客已是十眠七八，十九号房间里还是灯光通明。啸秋道：“他还没睡呢！” 走上前去拉开短门正想推门进去，莲荪扯了啸秋衣角，低低的道：“别忙，让我先从匙钥孔内瞧一瞧，不知道门以内成了什么局境了。” 莲荪的身体本不高，微俯着身子就着钥匙孔往内一瞧。谁知不瞧犹可，瞧了莲荪竟据着这钥匙孔不放。啸秋见莲荪瞧了半天不立起来，一定知道里面很有可看的价值了。便也不待莲荪报告，蹲下来挤开了莲荪放眼从钥匙孔内往里一瞧，只见房内那张铜床已是罗帏深掩，床前却双双的陈列着三只鞋子。两只是黑缎元口男鞋，黎宛亭常常穿的啸秋是认识的。那一只是湖色缎子绣小蝴蝶的女鞋，啸秋却认不出是谁的。但就那脚寸推想与翠冰老九相仿佛，雪红仙馆的脚却没这般大。啸秋一想：怎样这绣花鞋子只有一只那只呢？难道没脱下来么？正在纳闷之际，忽见床前洋式美人榻上却躺着一个十五不满十三有余的女郎。啸秋认得清楚是翠冰老九家的小阿囡，那小阿囡并没睡着，却睁着两只乌溜溜的眼睛朝上对着电灯呆看，手里却拿着一根黎宛亭常用镶金的美国手杖，擎在手中举得笔直。啸秋再一瞧时，手杖上面却顶着一只蝴蝶花鞋。小阿囡不住的移那手杖，那花鞋在上面也旋转不已，简直和变戏法的人耍盒子相似。耍了半天，小阿囡听听床上一无动静，回移头来瞧瞧床上也无动静，不觉微微地叹了一口气，无可奈何又举起手杖旋移那绣鞋消遣。啸秋瞧得出神几乎忘了莲荪，再回头瞧莲荪时，已不见了。原来莲荪不和啸秋争这一

穴之地，他早已和茶房商量搬了一张茶几，立在上面从玻璃窗上往里瞧得畅快。姚啸秋走过来拉莲荪下来道：“岂有此理，这样看法也似乎太大张旗鼓了。”莲荪只得笑着下来。啸秋道：“我们也不必敲门进去惊人好梦，我们还是回去，明天再和宛亭开玩笑吧。”到了次日，姚啸秋柯莲荪见着了宛亭谈起昨天夜里目睹的一番情形，啸秋格外说得有声有色，连宛亭也笑了。宛亭道：“其实你们尽管进来坐坐，我并未关门下键。”啸秋道：“难道你还嫌床下一个人舞鞋舞得不够，加添几个人舞吗？”宛亭道：“你们瞧了半天到底什么时候走的？”柯莲荪道：“那时候大概有三点钟左右了。”宛亭道：“四点钟的时候，有一件惨不忍闻的事可惜你不在场了。”啸秋忙问：“什么惨不忍闻的事？”宛亭道：“那时候已将近天明老九起身正要回去，我说天刚亮外边霜气很浓还是稍坐一歇，爽性等日头出了再走。我正将她劝下来，忽然电话大震，茶房去听了一刻来寻我，说是翠冰老九家打来的。我以为是老九家打来催她回去的，我便抢着去听。谁知不听犹可，听了真是惨不忍闻，你道那电话是谁打来的？原来就是雪红仙馆打来的。”姚啸秋道：“你东方旅馆那房间不是很秘密的吗？怎么会给雪老三知道？”柯莲荪道：“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一定翠冰老九那里漏出春光，可是一拿着听筒晓得是她，我想这一次到不便置之出来的。”黎宛亭道：“我也不知从何漏出不理，她既知道地方倘若不理，一定登门寻衅那到不妙，我便和她在听筒里谈话了。雪老三只是责备我许多不应该弃旧怜新，即是欢喜老九，我和老九也是要好姊妹也没什么不可商量的，何必一去不返鬼鬼祟祟的在旅馆瞒着开房间。即使我

待你不好，也有四五年的恩情了，何以一旦便如此恩断义绝。一番义正词严的话也不必细说，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，我记不了许多。最后她问我你此刻房间里有人么？我答她没有，她说：既没有‘人’可能准我到你房间来当面和你谈一谈吗？’我道：‘不能。’她道：‘真不能么。’我道：

‘真不能。’她又道：‘你能有屈大驾到我这里来吗？’我道：‘也没功夫。’她道：‘照此看来，你和我是不来了。’说到这里竟夹着一阵呜呜哭泣的声音，电筒里听得非常清楚。我这时候挂起听筒也似乎绝人太甚，用话安慰也无可饰词，这电话里的哭声听来也自十分不快。她哭了约摸有五六分钟，她道：‘黎四少你的耳朵里觉着潮湿么？’我道：‘没有。’她道：‘我这边说话的筒子里早已滴满了眼泪，我的痴想电线里一定会将眼泪流到你的耳朵里，怎么你不觉得么？唉！电话也欺我这蹩脚的人，不替我来传眼泪。’说到这里，猛听得哇地一声，电话筒便挂住不响了。你想，这一番话听了怎不教人惨不忍闻。我当时被她说得十分过意不去，要不是老九在旁边我或者去安慰她一番，也未可知。”姚啸秋道：“人孰无情，你这喜新厌旧未免来得太骤，怎不教雪红仙馆触目伤心呢！我瞧你还是去一回的好。”正是：

始知缘尽成抛撇，
不是萧郎有爱憎。

不知黎宛亭说些什么？是否与雪红仙馆言归于好？欲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

冷卡荒江王孙饮泪 闲花野草稽核迷魂

话说姚啸秋柯莲荪因黎宛亭撇了雪红仙馆去结识翠冰老九，害得雪红仙馆在电话里流泪。当时姚柯二人很责备宛亭薄情，宛亭道：“事已如此无可挽回，如今叫我再撇了翠冰老九去就雪红仙馆也是办不到，二全其美的法子也真想不出。”姚啸秋道：“这件事体与我们竟不相干，厌旧喜新也正是人情之常。我如果见了雪红仙馆，我一定劝她看开些。今天你遇着了老九能立刻撇去老三，将来不定碰见什么老七老八，又不定将老九抛到九霄云外去呢。”柯连荪道：

“你这解释正是一些不错，我瞧宛亭厌恶老九的日子也不会过迟，好在我们总瞧得见呢！”黎宛亭道：“你们竟瞧我和老九不会长远吗？我这一次偏争一口气。”姚啸秋道：

“你如今在火热头上，自然觉得老九是古今中外第一美人了。等到你和她的爱情电气一退，你要争的这一口气也不知不觉的散了。”说得宛亭也无言可答。宛亭赶忙用话来岔开道：“今天晚上我来做一个小东道，找一家馆子小吃吃，不约外人。你们瞧可好？”柯连荪道：“谈起今晚的局头我还有一件事没替人办到呢！说罢从怀里掏出两张请客票分送给

宛亭啸秋。两人打开一看，原来是贾大人请他们在王熙凤家双叙。宛亭道：“这位贾大人不是得了江北的厘局吗？什么时候来的？”莲荪道：“他委了通知厘捐局好些时候了，此次他来了好几天了。”啸秋道：“他年纪虽然比我们大些可是人还并不讨厌，没有什么老辈架子。”宛亭也点点头。莲荪道：“他是一定邀我们必到想来你们也是准到的了。”宛亭道：“我本来晚上没应酬，有空去也好。”啸秋道：“我也可以抽空来。”当下又谈了些别的话，分头各散到得晚上七八点钟时候，宛亭和莲荪约好了一齐赴贾大人之约。到王熙凤楼上，贾大人早已先到，并且程仲梅也在那里，宾主接着自是十分欢喜，黎宛亭的应酬工夫最好，坐下便和贾大人道：

“听说荣任厘局还未道喜！”贾大人谦逊道：“这种小差使不过混一碗饭吃吃罢了，何喜之有。”宛亭道：“江苏的厘金是很有名的，不比我们浙江给本省人办得糟了。听说江北尤为好办，不知道可确实不确实？”贾大人道：“厘局差使不能算差，现在也大半徒有其名按到实际还不如前，加之光复以后绅权大张商会成立，人人可以出来说话，人人可以出来干涉，局里事更难办了，老实说厘局的滋味全靠一点说不出的好处。如今有一些好处全给地方搜出证据，叫穿了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呢！”程仲梅在旁笑道：“这个地方是王熙凤的场化，不是江苏国税厅的衙门，老世叔何必这样打官话呢！”贾大人也笑道：“这并不是官话，要打官话我简直说从自己家里带钱去赔贴了，那里有这么一回事呢！不过多赚少赚罢了。”柯莲荪道：“闻得贵局里分卡很多，用的司事巡丁有八九十人之多。既然你老先生范围能养活这许多人，照常理论收益也似乎应该不错。”贾大人摇摇头叹口气道：“我那局里分卡计

有十八处，用的人连杆子手算起来约在一百以外，但是我那些司事那里还象人，简直是一班讨饭的叫化子。我不过是一个栖流所所长罢了。”柯莲荪道：“闻得厘局司事也很好，这有许多内地朋友来托我谋这种局面怎么会和叫化子一样呢？”贾大人道：“我这比喻并非假话，一则是他们的职务上象叫化子，一则是从他们的身份上是叫化子。何以呢？我那局里凡是大宗的捐税，什么棉花呢，木材呢，早已归本地绅董包办包收包缴总局里，固然无权过问，分卡里格外丝毫不能干涉。你想一个分卡里总有两三位司事一两个巡丁，终日吃喝点什么呢？当然是卡前卡后或官河汊道十字坡前，不避风雨无间寒暑，耐着性子等着遇见有什么船只车辆走过，少不得喝住查问，一捆草纸两篓鸡蛋也放抽上他一角两角的税。少的时候虽是三五个铜元也是要积少成多，也教他们吃喝。好在这些捐税也不开捐票联单，客家出了递给司事巡丁手里，司事巡丁一下腰就完了，却省了不少的手续。那种情形狠一点算是强盗拦路劫抢，软一点简直是摇尾乞怜讨一两个铜板，所以人家称我们那厘局叫化子捐，你想，化子捐里执行职务的司事，不是叫化子还是什么？”黎宛亭插嘴道：“这种不堪的腐败情形，你老先生，身为局长既然真知灼见何以不下令革除？为地方商旅除弊，为厘局做点好声名呢！”贾大人又摇摇头叹口气道：“我也何尝不是作如此想，但是办不到，也不必办。何以呢！我分卡里那些司事虽然是形同乞丐，可是个个皆是大来头，个个皆有关系。不是省长厅长荐下来的人，便是科长同寅拜托的人，再不然就是至亲好友来找我觅一碗饭的，我将他们安插分卡里也并不给他们分文薪水工资，也不给他们局用开支，纯粹让他们自己寻生活，自己讨饭

吃，不过用我们厘局里头一个名义，算是我给他们的一个讨饭家伙罢了。既然如此分文不给他们，他们留难客商讨几个钱吃吃喝喝，我当然也不能过问禁止。不过我和他有一个条件，倘若要钱要到老虎头上闯了乱子，给人家告了，那可不能庇护，只好照公事办了。只要不闹乱子，做局长的也乐得让他们胡干。所以老干厘局做惯了叫化子的，要着了钱还不惹事。做不惯的，钱弄不着还要吃人家亏呢。”黎宛亭道：“照这样说来，其咎全在你们做局长的将他们司事巡丁的名工伙食吞下了腰包不发，以致他们明目张胆横行无忌了。”贾大人笑了笑说：“你真所谓隔行如隔山，你这话又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了。你猜若照省长发下的全局经费每月不足一千元，如果分布各卡再分给各司事各巡丁，每人每月不过只有一两块钱。真正合得上翠屏山上潘老文对石秀说的话，吃饭不饱喝酒不醉了。与其不醉不饱给了他们，他们还免不了伸手要钱，何如爽性一个不发，聚整了做局长的这是一笔大宗收入，藉此贴补贴补省里的应酬上司的乾修。这分文不发，当然也不能怪做局长的人了。”柯莲荪道：“那么还有一个变通法子，既然僧多粥薄不敷分布，何不分卡里少用几个人，再不然两卡并一卡。从前三人四人食之而不饱，如今并给一人食之而有余。他既有一口饭，那种叫化子的行似乎也不致有了，内地厘局的名誉也不致坏到如此了。”贾大人道：“这层我也想到，刚才我不是告诉你们了，派出去的这班司事巡丁，皆有保头关系。我接手的时候条子有三百多，我掂斤两，费斟酌，论交情厚薄只用了八十多人，那孙山以外的人已经怨声载道，平空的也不知得罪了许多人。如今再痛加裁并，谁去谁留如何下手？留的呢，自然高兴，裁去的呢，那一番愤恨差